

原獻文錄卷四

原獻文錄卷之四

知縣焦雲龍鑒定

邑人賀瑞麟編輯

周元鼎

見邑志

聖學篇

聖人之學廣矣大矣精矣至矣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
平天下可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
可不謂之廣大至精無或出其上者乎然而非聖人獨能有是
學也聖人而獨有是學雖其廣大至精如此亦與庸人眾人萬
不相涉天下後世奚尊之信之而用之又若此乎不敢議焉之
謂尊不敢疑其非焉之謂信百姓日用而不知焉之謂用所以
若此者則以人人皆有是心皆有是理皆宜爲是學也子思曰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肖可以能行孟子曰至於心獨無同然

乎聖人先得我心耳此其爲言不旣深切著明矣乎何以見之
有忤其親者則人責其不孝矣有犯其兄者則人責其不弟矣
有無禮無義於人者則人共責其不善矣其於孝弟禮義之行
固亦知稱之而稱之也尤不如其責之之明且公不於其身背
非之及於其身則怨且怒從而責之也詳其所以責之雖聖人
不能易其言也卽此一端知人之本有是心本有是理本宜有
是學庸人眾人未嘗不能爲聖人也使其責人者反而責之
己必孝必弟必循夫禮義責己之功深內治其心而外順於理
至於一無可責以至於背而非之之無從也則聖人之學不過
如此學聖人之學豈能外於此乎惟其知人而不自知責之人
而不自責以其不孝不弟無禮無義之身終其身與人輾轉反
復交相非責盡天下之人遂長爲庸眾而去聖也遠習也久蔽

也錮行也安遷也難乃始以聖人之大異於人心自爲心理自爲理而學自爲學萬不敢望之而希之矣聞有言聖人者且怪之曰是其竟及聖人矣言聖人之學且尤大怪之曰彼乃學聖人之學矣視聖人若龍若麟若鳳凰非世閒之所應有而定然甘居於鳥雀蟹鰭犬羊之中也嗚呼何其自棄自暴決然如此哉人情莫不倨己傲人恃強而好勝獨至於聖人之學明明有此心有此理宜爲此學乃偏甘心折下之至自暴自棄之深而豪無所顧惜此聖學所以千百年閒見其人如晨星之在天也已然則其所以使然者何也曰利欲耳必徇乎利欲何也曰惡貧窮耳何以惡之曰恐貧窮遂至死耳嗚呼愚矣惡之果不貧窮乎貧窮之果卽死乎不貧窮卽不死乎貧窮而死果不如富貴之死乎吾蓋以庸人眾人幡然有志於聖人之學也著是說

爲世之同是心同是理宜同是學者作之嚆矢可乎

爲己篇

善乎夫子之言曰古之學者爲己夫就其跡而言之今之學者則爲己耳求美其食以適其口求華於衣以耀其體求妻妾麗都以爲己悅宮室輪奐以爲己安物莫之窮心靡有極終身求之而不得得之以爲快而不知厭足者多矣無非以口體身家之故也可不謂爲己乎乃自君子視之則曰此非所以爲己也何也人所最急而享其實用莫如食以食之物行乎身之內者也然自入於口滿其腹旋化焉而銷去之所謂可美者特在齒嚙舌舐一瞬之間方寸之地又不能使久留於腹也如留之且大病是不過如行者之栖旅寓來而卽往雖其貧富大異固於主人毫無關也食之美惡且無關於己他可知矣而人且營營

焉非此莫之計爲驕爲吝爲伎爲求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
骨肉爲秦越其心凡以爲己也嗚呼是得謂之爲己乎哉且生
而富貴者幾人乎不能生而富貴而力致富貴以壯大其身家
此世之聰明才力有餘之士之所爲也然其所以力致之者必
求之於人求之人則爲墮閒之乞人登壟斷之丈夫穿窬之盜
鄉原之賊以至爲患得患失之鄙夫皆所必至皆必喪己以求
之也幸而得之則致美於口體身家者旣毫無關於己不幸求
之不得則徒爲乞人爲賤丈夫爲盜爲賊爲鄙夫己耳生也汝
汝死也泯泯安在喪己者之可曰爲己也哉古之學者慮之熟
矣反之而已矣不爲所累而已矣不爲所累而後知所以爲己
目吾之目也荒於視喪己之目可乎耳吾之耳也壅於聽喪己
之耳可乎口與身吾之口與身也妄於言乖於動喪己之口與

身可乎吾旣知有己而一身之四肢百體肯不愛惜管攝之乎此孟子所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古人爲己之學之要在治其心而已可不知哉夫古人亦非盡絕乎外而棄之也有道與義焉存於是物而權於己之心者也此以爲權則視天下之物無重無輕無大無小無不可在乎己所以處之耳故可以一介不取亦可以一介不與可以千駟弗顧萬鍾弗加亦可以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極而言之至於受天下而不爲泰也惟其爲己也信乎己而不逐乎物故能裁乎物而聽於己蓋古人之爲己也如是如是而學之純德之盛天下莫能及後世而名稱焉如吾夫子今之人固不問其司寇委吏乘田得位之尊與卑而莫不尊之不計其當日之衣食若何其妻妾宮室若何而莫不仰之且惟見所謂疏水曲肱與其絕糧云者皆

可欣可貴之境後千載來所未有者也夫以疏水曲肱絕糧之人爲千載所未有則夫爲己者終身役志弊神而惟衣食身家之務以之喪己而不知爲己也可不謂大愚也哉

鬼神篇上

鬼神者何陰陽也陰陽者何氣也氣之所以爲氣不可名則名之爲太極耳陰陽之所以爲陰陽仍不可名則名之爲鬼神耳蓋旣爲氣矣其在於天不得不闢也闔也日月星辰不得不東出而西沒也不得不晝而夜夜而復晝也春夏秋冬不得不生長而收藏也凡萬物之不得不以枯以榮以化以育也是闢也出也晝也春夏也生長也榮而育也皆神也是闔也沒也夜也秋冬也收藏也枯而化也皆鬼也而其在人乃有呼有吸有動有靜爲氣爲血爲魂爲魄爲寤爲寐爲生爲死皆氣之陰陽爲

之也則皆鬼神之爲之也又極而言之心太極也性其體也爲鬼情其用也爲神耳目其體也爲鬼能視能聽其用也爲神四肢百體無一非氣之爲陰陽之爲則無一非鬼神之爲也人如是凡萬物之含生負氣莫不如是所謂不見不聞體物而不遺也所謂鬼神之德之盛也明乎此也天地閒之鬼神卽吾心之鬼神然惟吾心有鬼神而後天地閒有鬼神何也日月星辰之昭昭此鬼神之常可視可指者也習焉而不之異矣風雨霜雪之與雷霆此亦鬼神之常而倏有倏無不知其來與所往也亦習焉而不之異矣卽以人言心之馳也儻忽於千萬里之外而目如視之耳如聽之遊於千百年之上下而可以論世可以俟之百世凡此豈不甚奇甚怪大可驚愕乎又自其最近者言之人之飲食也陳物於杯盤意欲之而心動也則體就之肘赴之

腕趨之指執箸而採取之口以啟舌以舐齒以截齧咽以氣而
喉爲納之乃入於腹是由外之爲物以至於入腹各任其職共
效其能凡其委曲者多矣而一瞬之間效用之神速乃不謀而
授不待言而喻而莫知其所以然不又爲至靈至妙極神極奇
大可驚愕矣乎然亦習焉而不以爲異也其心不見爲鬼神天
地閒亦安有鬼神乎而乃於聞非常聞見非常見如伯有之厲
曹社之哭竈之髻沈之履以爲鬼矣而乃於臺駘寶沈降於莘
言於宋以爲神矣自爲鬼神而獨異乎物之有鬼神終日在莫
非鬼神之地而忽獨有可驚可愕之鬼神均此見聞者之皆鬼
神不之異也而忽以一人所見所聞之非常有者以爲至靈至
妙極神極奇之鬼神也蓋亦不思而已矣聖人者與鬼神合其
吉凶者也於怪神不謂之有亦不謂之無而但正之以不語

鬼神篇下

惟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故明則治人幽則治鬼神何以治之治之以禮而已莫大於天地而南郊北郊以地判之冬至夏至以氣判之燔柴瘞埋以形理判之朝日夕月六宗是禋星辰寒暑各有其位以及山之嶽鎮水之江淮河漢爲望爲旅有源有委凡皆所以治神也社稷以句龍后稷主之凡有功德與扞大災禦大患則祀之祀其先祖則由七廟五廟三廟一廟至祭於寢廟有等器有制禮有數祀有時凡皆所以治鬼也夫非以鬼神之果有而不得不治也亦非以鬼神之果無而或可以不治也所以盡乎人之道而本於人之心有必如是而後快者何也人之施於人也不必望其報而人之受施於人也則必思所以報不報焉而其心不能安也夫受施於人且若此而況戴者

天履者地乎況其照臨之所被雨露之所濡草木貨財禽獸之
生殖以利用乎況其始爲之播種以養我乎況其委形禪氣以
生我乎彼其爲鬼爲神不必望報而人之報之容可已乎禮尙
往來者也聖人之所以治鬼神者本於人心而盡其道則亦以
禮治之已耳夫以不望報者待鬼神是待鬼神之厚也故謂其
未嘗有可也以不可不報者待人是亦待人之厚也故謂其未
嘗無可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其敬也以鬼神之未嘗無也
其遠也以鬼神之未必有也且吾旣思報之矣又不之遠而有
求於鬼神則卽報施於人且不可也是無厭之求也可乎哉後
之人事鬼神也不以禮其所敬者則必有所求其所遠者則必
無所求且當有所求則敬之及其無所求卽遠之充其求之之
心名爲鬼神者益多而所以事之益大倍於禮卽使鬼神果靈

亦不至任人之忽敬忽遠而給其所求也可不謂大愚乎且夫鬼神之非吾之及奉事者多矣卽吾之先祖不及奉而事亦已矣人之所及朝夕奉事則莫如父母吾以鬼神之道事之於廟於寢何如以人之道事之於堂上於膝下父母豈望報哉人子之報其受施也愛日之誠可得已乎所以守身思顯揚之志可不力乎此聖人之所以勤勤拳拳教人以孝治天下以孝之意也若夫生無以養死無以顯乃至求遺澤於鬼神之時葬者藏也至數十年而弗藏或且狐埋之而捐之其非人子也夫

解惑篇

人之所終身大惑有甚不可解者卜筮星命陰陽宅合婚選日之術古所未有聖賢所不道不必論其理矣第就今之情言之凡人與人相信也以言苟言之而不如其所言則後必詰而責

之矣易之卜筮昔人言之矣大要爲君子用不爲小人用所謂吉凶者從理吉逆理凶也所謂悔吝无咎者欲人知所悔吝安於无咎也今之占卜則全背此義如六壬卜易梅花數之類既粗淺謬陋則又不問其人若何其事之是非若何但曰此卦此爻得之甚吉可獲利可升官云云此已邪說矣然使其言果驗猶可也偶一驗焉則自負爲能人亦從而爭信之顧其不驗者甚多也乃未見從而詰之責之何也星命之說以年月日時論之以日元主之又乃以所值星宮度求之其荒渺悖道尤爲無據然人亦信之及其無驗也亦未有詰之責之者陰陽宅合婚選日之說莫不皆然其偶應也若將以功歸之而其多不應也曾無人詰責之者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世之人易其言固不止此然此之爲言易也尤宜痛惡而深責之何者以

禍福吉凶之繫於天者而敢於茫無據依逞口舌而斷之以有
應有不應可決見於歲月十數年之中昭昭共白於人者而敢
於妄爲懸說傲倖一應不慮其或有不應而輕發之是其心之
喪絕無人理矣甯不可痛惡之深責之乎然最爲世害者尤在
風水之說擇地尋山指龍看水無稽之言恟怳彌漫至使人信
用之有致數十年不得葬葬而又拍埋之爲人之子孫求其榮
利安富而不恤其祖父之暴露原野也此不更爲罪之大不可
勝責乎然而不盡其術者之罪也用而信之者之罪也亦非其
無故用信之罪也利欲熏其中邪說鼓其外不能自主之罪也
此其責在今之士大夫矣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士大夫之同於庶民也尙何責哉

原性

大而言性微而言性卽天之所以爲天也氣之所以爲氣也陰陽之所以爲陰陽太極之所以爲太極也原之而性在不原之而性亦在原之謂善而性善卽原之謂不善而性無辭於不善假令人曰天不善氣不善陰陽不善太極不善吾雖爭之甯有據乎無據矣其何以異於彼矣天也氣也陰陽也太極也能拒彼而許我曰言不善者非言善者誠是乎不能拒不能許矣其又何以異於彼矣聖人知其然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不言性善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亦不言性善孟子乃獨言性善非有異於孔思也乃其深有合於孔思也言性善人不之信而吾亦無能以信之得其可據者言之莫如觀於情旣曰性相近是固因情而見其近旣曰率性謂道必由情而發之爲道然習之深也率性之非所率也幾不得其情之善者切指之以

全吾性善之說孩提之良知是已未之顯也平日之氣是已未之顯也求其觸之立應顯而可指發於習所不及染粹然油然而不自知之頃則莫妙於乍見孺子將入井之時使乍見其將入井亦欣欣然乘其便利從而推下之天下有是人乎天下之人能有是心乎則何以曰性惡又使其時有怵惕惻隱之心卽有欣欣然乘便利推下之心一時俱發輓之推之也天下有是事乎天下之人能有是心乎則何以曰善惡混故夫荀子之性惡揚子之善惡混韓子性有三品之說皆雜乎習言之不過如堯有象瞽瞍有舜紂有微箕比干云耳求如孟子所稱由情以見性指諸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可再舉乎其不能再舉也性善之說明矣性泉水也行於沙清者長清行於泥而濁行於沙與泥之交而清濁混沙也泥也沙與泥也性之